

北海迎宾馆的美好记忆

孟杰

每当我走进坐落在北海市北部湾路与和平路交汇处的北海市迎宾馆，心里总是被一种久违的怀旧感所撞击。这里曾经是我实现人生梦想的驿站，也是我实现人生转折的踏板。

那是1993年的初春，过完春节，我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处长的岗位上调到北海市委统战部工作。

到市委组织部报到的当天，一个姓陈的科长把我带到迎宾馆，安排我住进了8号楼二楼最西头的房间里。

整个迎宾馆占地不大，由十余栋历史悠久，建筑风格各异的二至三层的小楼围绕。院内古树参天，鸟语花香，万物竞绿。有香气四溢的白玉兰树，枝干向四处张开，稀疏的绿叶间点缀着蝴蝶般的玉兰花，随风摇曳，招惹得蜂飞蝶舞，美不胜收。有一种叫人心果的树，长着墨绿的树叶，结着圆形的深棕色果实，我以为是北方的核桃，站在二楼的晾台上，伸手摘了一颗，从人心果里流出乳白色的胶状液体，黏了我一手，很难洗去。尤其令人瞠目的是一棵棵水桶般粗壮的菠萝蜜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一颗颗硕大饱满的菠萝蜜趴在树干上一动不动，令我这个北方人看得目瞪口呆。一阵阵扑面而来腐烂的草根味夹杂着莫名其妙的香草味，使我有一种置身于热带丛林的感觉。我在想，上帝创造的物种竟如此神奇，北方的水果都是挂在枝上，这里的水果一个个趴在树干上，它如果生长在北方的树上那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境啊。

迎宾馆院子中间是5号楼，一个古朴典雅充满神秘色彩、具有欧洲古典风格的小楼，这个小城堡式的建筑建于1887年，是当年的法国驻北海领事馆，也是当时英、德、法等欧洲列强在北海设的多个领事馆中保存得最好的一个。这栋楼除了外墙是新粉刷的，一切都按原貌保留着，楼内装修考究，色调搭配和谐流畅，是现代装修材料与古典风格的完美统一。每当傍晚，落日的余晖洒在5号楼古旧的墙壁上，为这个经历百年磨难的建筑披上一层金色的外衣。

那时的5号楼是专门接待来北海视察的中央领导的地方。迎宾馆的顾能通总经理介绍，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来北海考察就住在5号楼。到了90年代，中央政治局9个常委中就有8个常委在5号楼住过，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军队三总部的领导以及各界名流都曾经住过此楼。每次顾总介绍起来，总是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后来因工作原因，我也陪同市领导先后在这里接待了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副部长胡德平、蒋民宽等，还有全国工商联的领导。

5号楼这栋掩映在树荫下，历经百年风雨沧桑的建筑见证了北海改革开放30年的风雨历程。

我住的8号楼是一个看上去古老破旧，但又十分结实厚重的老式建筑，它坐南朝北，楼梯口在中间，左右两边各有四五个房间，上下两层也就有十多个房间。位置在5号楼的斜对面，站在2楼的阳台上，正好把5、6、7号楼尽收眼底。

初春的北海天气多雨且十分清爽，一缕清风轻轻地送来了一帘微雨，如洗的天空格外清澈，我倚在窗前放眼望去，满目苍翠，生机盎然。

记得大约是4月的某一天下午，天气闷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我刚午睡醒来，就听到楼下不

远处有许多人在说着什么，不一会一辆警车鸣叫着警笛由远而近开进宾馆。我一边漫不经心地向阳台走去，一边琢磨着又是什么人物驾到？虽然我来的时间不长，但是这样的场景已司空见惯了。刚到阳台站定，我就看到市委书记、市长和四套班子领导一字排开，等在5号楼门前。“哇！看着这阵势，今天来的人物可不小，起码是副总理或政治局委员以上……”我正在猜测着，又有一辆警车闪烁着警灯引导着几辆中巴车鱼贯而进，稳稳当当地停在欢迎队伍前，只见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健步走下车来，微笑着和书记、市长等领导一一握手，寒暄了几句后，在大家的簇拥下走进五号楼。

这年的4月，我还有幸见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两位老将军下榻5号楼。

而8号楼当时被称作“招贤楼”，住在这里的多数是从外省调来的处级干部，由于大家都是冲着北海改革开放的大潮而来的，准备甩开膀子干出一番事业，都没有带家属，每人独居一室，是“快乐的单身汉”，也是“已婚享受未婚待遇”。

时至今日，整整21年过去了，北海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现在的迎宾馆物是人非，容颜依旧。一走近它一股浓浓商业气息扑面而来，似乎少了一些亲切，多了一份陌生。那几棵引人注目的菠萝蜜树比20年前又粗壮了许多，那些熟透的菠萝蜜似乎比以前更令人垂涎三尺了。只不过随风飘来不再是烂草根味，而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菠萝蜜香。8号楼那栋曾经让我们产生美好憧憬的地方，让我们曾经避风遮雨的家已经不在，在它的基础上建起了一座8层高的星级酒店。5号楼也因城市建设的发展，改变了用途而失去了它昔日的辉煌，它比以前安静了。它太累了需要休息。

人的一生总是会经历一些美好的事物，让人刻骨铭心。这对我来说就是眼前的北海迎宾馆。